

决斗

● 郭澄清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决 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韩琳

决 斗
郭澄清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 32 11印张 200千字
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1—10,500册 定价1.9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富于传奇色彩的革命历史小说。作品以一九四二年的抗日战争为背景，集中笔墨描写我八路军临河区队在战火中成长、壮大的战斗历程。他们曾被凶恶的敌人打散，甚至步步追杀，然而，他们终以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，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，取得生存和发展，最后，战胜穷凶极恶的敌人。作品情节集中，环环相扣，悬念运用得当，故事跌宕起伏。作品注意描摹人物的思想感情。战友失散的凄苦，相聚的欢乐，监狱铁窗内的凛然怒吼，身陷重围中的大义忠勇……构成了作品有血有肉的骨架。

第一章 残冬夜行人

残冬。

日暮。

风吹草哭。

雀飞枝抖。

这是1942年——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。冀鲁边区八路军主力部队，做暂时的战略转移。我们的地下党组织，正领导着八路游击队、民兵和人民群众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，和日本侵略者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。

狂风，卷着尘沙，象条疯狗似的，在这辽阔的平原上，横冲直撞。荒寒的旷野里，冷冷清清，苍苍凉凉，附近的村庄中，时而传出几声犬吠。这时，一个人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漳卫河南岸不远处，他的毡帽头上，大棉袍上，还有那两只双脸鞋上，都沾满一层黄乎乎的尘土。他一边走着，一边向四周张望，偶尔有点意外的动静，也会引起他的高度注意。

一只雄鹰，张着强健的翅膀，冲破昏暗无边的茫茫夜雾，从这位夜行人的头顶上，掠空而过，一直向着前面的村庄飞去。前面那个村庄，叫万老庄。

西风冷月伴随着这位孤身的夜行人，他叫杨龙。是个

“八路”。此刻他一边急匆匆地走，一边轻轻地哼唱着在抗日军民中正广泛流行，并特别被人们喜爱的那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：

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
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！
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
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。
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
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前进！
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前进！前进！前进！
进！

.....

杨龙虽然把嗓音压得很低很低。可是，由于这支歌曲本身特别雄壮，高亢，激昂。加之，他发出的每一个字眼儿，又格外清晰。所以，令人仔细听来，还是非常富有感召力和激动人心的。在靠近万老庄的时候，他收住了歌声，放慢了脚步，并全神贯注地注视起村里的动静。从他的面部表情上看，好象他对这个村庄，既熟悉而又陌生。一会儿，他那两条到处逡巡的视线，通过几棵枯树的空隙，盯住了村东北角儿上那所孤立的院落。他凝望着，沉思了片刻，而后才径直向这所院落走了过去。

这个小院落门前，有棵老槐树。风刮树响，呜呜咽咽。有只喜鹊，落在槐树上，正“唧唧喳喳”地叫着。杨龙到了院门口，站在槐树后面，向门口望了望，只见两扇破烂不堪的

门板虚掩着，“沙沙”的磨刀声，从门里传出来。他向门板靠近一步，又静静地听了一会儿，直到听见一位老人的干咳声，才轻轻地推开门，走进去。

磨刀老人吃惊地抬起头，细眯着眼睛，把来人打量一阵，片刻之后，那双含着泪花的老花眼里，闪出一丝儿兴奋的光彩。老汉把短刀一扔，赶过去，伸出两只湿漉漉的手紧紧抓住来人的膀臂，摇晃着，不无惊喜地说：

“哎呀！老杨呵，这是哪阵风把你给刮来啦？”

万大爷这样说着，两行激动的泪水，顺着脸上深深的皱纹淌下来。

杨龙没有正面回答。他瞅着万大爷的面孔说：

“大爷，你瘦了！”

“老杨呵，你们走了这半年多，咱临河区的变化，可大啦！”

“大爷，有些啥变化？”

“这一带的老百姓，可叫鬼子、汉奸那些狗日的们给折腾苦啦！”万大爷说，“老杨，人们都盼你们回来，把眼都盼红了，盼你们来干啥？来给我们报仇哇！……”

大爷说到这里，突然收住了话头，回身去关了门。

老杨站在屋门口，隔墙望着那棵老槐树的枝丫。枝丫上倒挂着一根根的冰柱，好象一把把的锥子。与此同时，万大爷那驼得更加厉害的身影，又映进他的眼帘，他觉得象锥子扎进了心里，一阵疼痛。

杨龙是中国共产党临河区委会的武装委员，兼任八路军临河区区队的队副。半年前，他带着区队上的一部分同

志，升入八路军的主力部队，离开了临河区这个地方。现在，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，上级党又从主力部队把他派回临河区，让他继续担任原来的职务。眼下，他根据县委的指示，正在到处寻找自己的战友们。

万大爷关门回来，杨龙迫不及待地问道：

“大爷，最近谁来这里住过？”

万大爷一挥手说：“走，屋里去说。”

屋里乱纷纷的，盆碗的碎块撒落一地。那厚厚的尘土上，还残存着鲜明可辨的皮鞋印子。老杨望着这种情景，问道：“大爷，敌人又来闹腾过？”

万大爷带气地说：“哪天不来几回？一群混蛋！”

他们说着话儿，走进了里间屋。杨龙坐在炕沿上，万大爷随手搬了个凳子，坐在杨龙对面，一边装烟一边说：

“因为情况紧张，区上的同志们，有好些日子没到这里来了！”

“大爷，你听说他们在哪一带活动？”

“半月以前，在临河镇附近打了一仗。听说我们吃了点儿亏……详细情况，我还闹不清！”万大爷叹了口气，又说，“从那以后，一直没听到咱区队的信儿，也不知道他们又转到哪里去了？”

杨龙原想从万大爷这儿得到点儿有关区队下落的实信，现在，什么情况也没有得到，心里很焦急，他站起身来，对万大爷说：

“大爷，我得赶紧寻找队伍去，以后再来看你……”

万大爷上前拦住道：

“你想到哪里去？”

“我打算到大王庄看看……”

“哎呀，那里去不得啦！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那村，敌人安上据点了！”

杨龙摸着脑门儿，想了想，又说：

“那么，我到东李庄去……”

“那里也去不得！”

“怎么，也安上据点啦？”

“对啦！”万大爷气愤地说，“自从那次‘大扫荡’以后，敌人又来了个什么‘囚笼战术’，沿着县界，修了一圈儿‘毁民壕’，壕沿上，还筑起一道大圈墙，五里，安一个据点；三里，修一个岗楼……东李庄这个据点，就是‘毁民壕’上，那几十个据点中的一个。……”

提起“毁民壕”，杨龙对情况倒是了解一些。他就是偷偷爬过“毁民壕”，进入县境的。这条壕沟，敌人原来叫做“惠民壕”；群众痛恨敌人利用它残害人民，都叫它“毁民壕”。因此，没等万大爷说完，杨龙又插嘴问道：

“西李庄，还没安据点吧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万大爷提醒杨龙说，“可是，那里离东李庄很近呀！”

“没关系！”杨龙说，“我再到那里去找找。”

万大爷果断地说，“你一定要去？好，我送你去！”

“甭送！这段路，我熟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，这些天，临河镇的敌人，常常夜间出来，顺

着漳卫河巡逻。”

万大爷说着，把方才磨的那把短刀拿起来，插在背后的腰带上。杨龙触景生情，问道：“哎，大爷，刚才你磨刀干啥？”

万大爷气愤地说：“我要跟丘一那个狗养的拚老命！”

“丘一？”杨龙问，“是不是临河镇汉奸中队长胡江的小舅子？”

“就是那个小子！”万大爷说，“三个月以前，他仗凭胡江的势力，当上了汉奸小队长，更他妈的坏了！前几天，他竟然提出来，要秀英跟他结婚！……”

秀英是万大爷的闺女。万大爷的老伴儿死后，爷儿俩相依为命。万大爷既当爹，又当娘，一口水，一口饭，才把女儿带大。大爷提起秀英，杨龙也想起这个机灵、俊秀的姑娘来了，忙问道：

“秀英到哪儿去了，咋没见到他？”

“我把她送到她姨家去啦。先躲躲呗！”万大爷说着，“咔嚓”锁上了门，接着，一抡胳膊，把提在手中的棉袄，披在身上。

杨龙在前，万大爷在后，出了院门。万大爷向四周看了看，没有一个人影儿，就一弓腰，把钥匙放进槐树根下的一个小窟窿里，然后，又向杨龙说：“瞧，钥匙在这里。以后，你来时，我要不在家，你就自己开门。”说着话，他们径直向北走去。来到村口，万大爷紧走几步，赶上了杨龙，低声说：“我在前边，小心敌人在村口放暗哨。”说罢，没等杨龙回话，老汉紧走几步，赶到前面去了。

出了村，两人走进了一条道沟。杨龙朝两边望望，心里暗想：这道沟挑得太深了。光是闷着头儿在里边走路，看不到沟外的情景，真有点冒失。正想着，忽见万大爷顺着一个斜坡，爬了上去，杨龙问道：

“大爷，你想干啥？”

“我在沟上走，你在下边走吧。”万大爷说，“咱俩都在沟里走，敌人来到近前咱也不知道！”

天，已经黑了。

大地上的一切，都沉浸在昏暗的夜幕中。天空的星星和月亮，都被灰色的薄云遮住。

只有东边，五里路远的临河镇上，从敌人的据点里，射出几道象野兽眼睛般的、贼闪闪的光亮。夜风，卷着尘沙，从北面的河边吹来，使人感到刺骨般的寒冷。万大爷和杨龙，一个在沟上，一个在沟下，迎着北风，向河边走去。

漳卫河已经不远了。一道高高的河堤，影影绰绰出现在前边。万大爷蹲在沟边上，悄声说道：

“老杨，你先在这里等等，我到河堤上去探探动静。听到我的咳嗽声，你再往前走。”

杨龙同意了。

万大爷来到河边，正要爬上河堤，突然西边传来一阵马蹄声。接着，又有一道手电的光带射过来。随后，便听到一声粗暴的喝喊：

“站住！干啥的？”

万大爷对付敌人很有经验。他一见无法回避了，便从容不迫地答道：

“老百姓。去请医生的！”

说话间，敌人的巡逻队，已飞驰到他的眼前。一共八匹马，每匹马上，都驮着一个“黑狗子”。当头的那个家伙，楞冲冲地盘问道：

“老家伙！哪庄的？”

“万老庄。”

“到哪儿去请医生？”

“于家集。”

“你撒谎！怎么深更半夜的去请医生？”

“人，病得厉害嘛！”

伪军们见万大爷对答如流，又见他已是须发斑白的年纪，疑心消失了。于是，又转了话题问道：

“你碰到过什么人没有？”

“碰到过一个。”

“他是干啥的？”

“我哪知道哇！”

“他向哪儿去了？”

万大爷朝西南方向一指：“往那边去了。”

“追！”敌人掉转马头，顺着一条斜道，向西南追下去了。在他们的背后，腾起一股尘土。望着敌人远去的背影，万大爷低声骂道：“狗娘养的！看你们还能猖狂几时！”

听到万大爷的咳嗽声，杨龙走了过来，和大爷一同下了河堤，向对岸走去。这条河，原是黄河故道，河床很宽。夏秋两季，遇汛期，有大水。春冬两季，河水很少。如今，浅浅的河水，已经冻实了。冰上，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黄土，和地

皮已经无法区别了。万大爷急匆匆地走着，突然脚下一滑，身子向后仰去。杨龙赶紧上前抱住了他，两手搀扶着老人，走过河去。

过了河，又走过一段土坡，来到一座沙丘下。这座沙丘后面，就是西李庄了。杨龙向万大爷说：

“老人家，现在该回去了吧？”

“好吧！”万大爷说，“老杨，你可要处处加小心呀！”

“放心吧，大爷，我记住啦！”

杨龙和万大爷分手时，又嘱咐说：“大爷，你过河时，也要小心才好！”说罢，向村边走去。万大爷往前走两步，回头望望，有点不放心。走了十来步远，老人突然又转身回来，赶上杨龙嘱咐说：

“老杨，自从敌人实行了‘保甲门牌制’，强迫搬家的户儿，可不少，你无论到哪家去，要先看看门牌上的户主姓名，摸错了门要出事儿的！……”

杨龙感激地说：“大爷，我记住了。”

万大爷拔出腰里的短刀，向杨龙递过去。

“给你，带上它！”

“大爷，我不用，你带着吧！”杨龙向前腰一拍说，“你瞧！我这不是带着匣枪吗。”

杨龙说罢，回身向村边走去。万大爷站在那里，注视着，直到杨龙的身影在夜雾中消失了，他才回转身向南走去。

第二章 酸甜苦辣西李庄

缺月升起来了。

它，躲在云翳后边，有形无光。

杨龙爬过沙丘，来到西李庄村边，先在村外绕行半周，来到村子的西北角儿，然后，顺着一条“过道”^①插进去，走到一家门前，停下来。他向四周望了望，见附近没人，忙走近门口，在门上摸起来。摸着了钉在门上坎的那块木制门牌，又划着一根火柴，照了照，看清门牌上“户主”一栏里，填写着“李小勇”三个字，他才定了心。他迅速把火柴晃灭，走到北屋东山墙外边，冲着墙踹了三脚，而后转到玉米秸垛的后边。这个玉米秸垛，在这个院门口斜对面不远处。杨龙把身子藏在垛后，伸出头来，注视着院门的动静。

过了一会儿，“吱扭”一声，院门轻轻地拉开了。接着，有一位老大娘从门里探出半个身子，向门口两边张望。她那垂在脸边的一缕灰白头发，被夜风吹得不停地飘动。杨龙一个箭步蹿上去，亲切地喊道：

“李大娘！”

^① “过道”，即胡同。是冀鲁边区的方言。

大娘先是一惊，然后，瞅了瞅喊她的人，又立刻转惊为喜，轻声说：

“孩子，快家来！”

李大娘说着，一把将杨龙拉进门里，回手又关上了门。大娘象见了多年不见的娘家亲人，拉着杨龙来到屋门口，低声地说道：

“孩子，你先在这儿等等，我先进屋点灯去，听见了没？哎？”

“为啥要点上灯，才让我进去呢？”杨龙心里这样想着，还没来得及问，大娘已经钻进黑洞洞的屋里去了。

摸着黑儿，大娘先用棉被挡住窗户，然后，划着火柴，点上了灯。

灯光一亮，杨龙惊住了。只见迎门口处，放着一张小桌儿。桌子上，摆着香炉碗儿，和烧纸什么的。桌子后面，停放着一口白唰唰的棺木。杨龙一惊，意识到他要找的人已经牺牲了。因为他知道，李大娘家只有李大娘和他的儿子李班长，再就是她的小孙子——李小勇。现在，大娘健在，如孙子死了，不会用这大棺木。显然，这棺木中，就是他要找的李班长了。一股失望、悲痛、愤怒的复杂感情，立刻笼罩住了杨龙的心头，使得他直挺挺地站在门口，有点不知所措了。

“孩子，快进来！”

大娘说着，把杨龙拉进屋里，又随手轻轻地关上了屋门。

杨龙注视着白棺，强力忍住内心的悲痛，向李大娘说：

“大娘，李班长的牺牲，比泰山还重。”

大娘的嘴角搐动了几下。

“孩子呵，我不难过，他一条命，换了敌人好多条命，死得值呵！”

杨龙想再说几句话安慰安慰大娘，可是，又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屋子里，空气十分沉闷。一刹那间，杨龙离开区队，去升主力时的一段情景，在他的脑海里闪现出来。

那是今年初秋的一个月夜。队伍离开村子很远了，李班长还依依不舍地送着他。他和李班长一边走，一边谈，谈的是那么倾心。临分手时，杨龙对李班长说：

“主力部队走后，留给你们的斗争任务，更加艰巨了……”

“杨龙同志，放心吧，我们顶得住！”李班长说，“我想，鬼子猖狂不了多久，我们的主力就会打回来的！”

杨龙随着队伍走远了，他回过头来，望见李班长和区队上的同志们，依然伫立在那里。

现在，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已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，杨龙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了。李大娘抹去眼里的泪花，招呼杨龙进了里间屋。

“孩子，快坐到炕上，歇歇吧！”

李小勇睡在炕上。半年不见，小勇已经长大了许多。杨龙凑过去，把小勇露在被子外边的手，塞进被窝里。忽然，他发现小勇的枕边，放着一把单刀，便问李大娘道：

“这是小勇的？”

“嗯。”大娘一边用笤帚扫着杨龙身上的尘土，一边说，

“自从区长和他爹牺牲后，这孩子就整天练刀练枪，口口声声，要给亲人报仇……”

杨龙心里觉热。他伸过手，抚摩着小勇的头说：

“大娘呵，你老人家不光养了个好儿子，还养了这么个好孙子；儿子，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，牺牲了；孙子，又要长大了……”

提到孙子，李大娘高兴了些。她把旁边的火盆，移到杨龙面前。火盆，已经不旺了。有些火炭，已经熄灭；另几块火炭，还在顽强地烧着，周围的劈柴冒出一股股浓烟，看来，满盆的大火，眼看着，又要重新旺盛地燃烧起来。杨龙挑动一下正在冒烟的劈柴，然后向李大娘问道：

“哎，大娘，于班长他在哪一带活动？您听说过没有？”

“唉，听说那一仗，他也……”

大娘说到这里，哽噎住了。杨龙望着大娘那沉痛的表情，赶紧把话接了过去，又问道：

“王班长呐？”

“听说他还在，在哪里活动，我可闹不清！”

“张小川呐？”

“张小川？”

“对！过去，常和我一起在你这里住，平常好摆弄个钢笔，你还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‘假姑娘’……”

“噢！你说小张儿呵？你看，我真老胡涂了，整天价拾仁忘俩的！这不！这件大事，还忘了告诉你……”

大娘正要说下去，忽然，在靠北山墙的卧柜里，有人大喊了一声：